姑蘇名賢小紀

姑蘇名賢小紀卷下

長洲後學文震孟論次

右都御史盛公

盛直菴公應期字斯徵名暨寅之後也世居長洲成化癸丑成進士授都水主事治濟寧公始爲持法矯伉公私舟以序進亡敢越者戚里近倖舟挾私物輒沒之時中貴人李廣憑上寵横甚其家人悁公威悉投鹹水中以是羣懟公用阻抑薦新爲大不敬逮下錦衣獄鐫八階摘丞

雲南安寧驛稍遷爲令爲倅僉臬事所在以公彊廉直稱而僉臬金滄持鎮守中貴梁裕不法事爲所中與同官張璞晁必登俱逮下錦衣獄鞫訊慘烈張竟考死公益謼謼不屈會乾清宮災言官論救乃免按察河南復折中貴孫清布政關中則與鎮守廖鑾軋剪其弟姪及左右翼奸者幾盡鑾思中傷之時中旨督織造覈其費鉅萬鑾檄公取直公即按籍得所支冒已逾額即詰鑾鑾盛氣待公公出籍示之因問更費

如此計所造有羸金且安在願以上聞鑾出杰意内愒不能對跪謝乃已時　武皇帝幸榆林士馬蹂躪頓置百需公不加賦而供張悉備一時扈從權倖氣焰熏灼有所苛責公不應卒亦不能乘也亡何拜副都御史撫四川平六番招討高文林及流賊謝文義亂尋進兵部侍郎督兩廣軍事至則破歸善賊及恩恩土酋後先斬首三千有奇俘牛之方大有所振刷而謗起先是公稽尺籍得節帥監軍朘卒甚多盡勒歸伍

又嚴戢其左右官屬不得稍動因相緣爲譏構當事者爲調停計遂除工部寔奪其權也公乃乞致仕歸歸四年河决徐沛即家拜公都察院右都御史治之公上四策曰疏疏上流而殺之曰濬濬故道而順之曰築築堤而障之曰改改別地而不與之爭詔曰可其以春和興而公先期調發民兵傭工言者援詔書劾公不待肯輒發盛冬困吏士氷雪中　上怒奪公官凡七年以廟恩復職致仕卒年六十二公負氣矻矻不

肯屈下人體貌嚴重居家肅如官府而待族屬及貧交咸有恩禮於倫誼尤篤

論曰盛公甫筮仕而即與中璫角也固已置一官與其身於度外矣一再中法瀕死不撓剛腸勁骨非其秉於天性者耶卒以功名顯於世爲能臣雖終構讒口未爲不幸也夫世未有討及於全軀保祿位而能樹立於當官者也榆林之役整而能瑕其讋服權倖寧一朝一夕所猝辦哉

袁飛卿先生

飛卿先生名翼其字飛卿吳縣人少警敏十歲能把筆爲文有奇語稍長益事博綜奇文秘記月討尋不厭聞有異書輒奔走求之併金懸購至解衣爲質弗惜也正德中舉于鄉以母病不赴自後逡巡凡二十年遂以自老平生名義爲急口不言財利事與人處無岸谷而任情矯亢不能俛仰一有所觸狂呌奮擲是是非非必逞其志晚益骯髒深藏不出讀書樹藝自娛而已

闢小圃種菊數百本嘗曰吾於世萬事可捐惟積書秇菊不能忘情或時饒費不繼回視所有欣然自樂不復知吾貧也優游六十餘年而卒

論曰跡袁先生生平蓋亦一時奇曠士也袁先生多讀書善制舉義其名篇大都入王文恪稿中而先生不第故世知文恪不知飛卿即所著撰古文詞亦竟散逸亡存者昔人謂文之傳不傳故自有命豈不信夫而況其大者哉

朱恭靖公

朱公希周字懋忠其先自崑徙吳故號玉峰弘治丙辰擢進士第一人拜翰林修撰修會典成遷侍讀中人瑾御公遠己矯詔奪公侍讀公惇謹誠厚性自規矩以狀元及第六品二十年不遷意澹如也佐禮部屬大禮垂成諸舊臣相繼罷去公猶持議帝與獻非是屢忤　上旨乃出爲南吏部尚書會大計以公考察不當令再察公謝再察非故典臣老不稱職唯有去耳再疏乞致仕歸歸凡三十餘年中外薦者百疏竟不

起公之爲恭敬雖女婦孺子毋敢慢取予一介不苟門生故吏及監司部使者餽遺悉不受也其配亡煢然獨居旁無媵侍所給使僅一老蒼頭三十年不變兀坐終日几席無傾倚盛暑衣冠必整所居吳趨里紛華相屬而公蕭然一室廬舍单敝服御儉朴人不知爲公卿也里中兒稍爲不善輒曰吾何以見朱公其黠者曰秘之幸毋使公知而已盖不出戶而隱然爲薄俗風勵年八十四乃卒遺令毋乞恩於朝文名文不

得以文謚詔贈太子太保予祭及葬謚恭靖

論曰世稱恭靖朱公惇厚長者謙謙抑抑盖恬雅篤茂君子也乃其當事又何屹然壁立哉仁者必勇誠哉是言矣夫大臣居鄉非獨清謹貴也有所係于鄉之重輕乃貴朱公屏居一室能使陰爲不善者念公而慚斯何以得此於鄉之人耶彼其中誠有以大信于人心也噫以此宰制天下坐鎮羣品有餘矣

唐解元伯虎先生

唐先生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趨里人性絶頴利少讀書不識戶外街陌其中屹屹有千里氣文廣德嘗語人此兒必成名殆難成家乎父沒猶落落其友祝希哲先生謂之曰子欲成先志當且事時業若從已願便可褫襴幞燒科策今徒籍名泮廬日不接其册子則取舍奈何先生於是墐戶絶交往亦不覓時輩講習第日取少所治毛氏詩與所謂四書者繙討擬議秖求合時義一年試應天遂録第一人巳未偕計北上

有旁郡富子强先生偕往富子以賄敗株累斥爲吏先是粱文康公菣試還京與程詹事敏政從容語次數稱唐某才士寧第甲江南程公遂詣先生請三事使具草三事皆敏捷程公因亦數稱唐某當世奇才一第不足畢其長亡何而程公奉詔主會試忌先生者以蜚語鬬比廷鞫竟論削程公籍而先生廢先生既廢益放浪形跡閩廣舟獨邁祝融匡廬天台武夷觀海東南浮洞庭彭蠡歸益研習造化玄蘊象數尋究律

虛求楊馬玄虛邵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旁及風鳥壬遁太乙出入天人間而是時寧庶人者慕先生名厚幣聘先生先生往一見則度濠有反形乃陽清狂不慧以免其於世間詩文不甚措意謂後世知我不在是奇趣溢發或寄於畫下筆趣追唐宋名匠晚乃皈心佛乘自號六如治圃舍旁花塢 日般飲其中客來共飲去不問醉便頹寢年僅五十四卒祝先生爲銘曰穆天門兮夕開紛吾乘兮歸來睇天衣兮故土回風

衡兮蘭玉擢不兜率兮徘徊星辰下上兮雲雨垂椅桐輪囷兮稼無滯穟孔翠錯爍兮金芝葳蕤碧冊淵涵兮人間望思蓋天下歌而悲之

論曰余每詢故老唐先生事讀其遺詩未嘗不流涕也曰世有才如先生而竟以窮錮耶當時名公卿滿交戟無一人能爲先生慕者何也困英雄而黃槁之見謂不復收矣逆藩之變徉狂自免大節確如斯其人不足千古乎彼娟先生者娟先生復第一儁耳人材第一風流第一畫

品第一夫又誰能娟先生也膏自銷熏自燒桂
伐漆割迺令人瞿然有餘思矣

張夢晉先生　　附張敉先生

張靈字夢晉家故貧窶作業至夢晉始讀書好
交游任俠作達醉則狂舞曰日休暨子耳尚稱
醉士我顧不能耶與伯虎先生鄰相善一日偕
游虎丘扣舷痛飲作野人歌會數賈飲亭上且
詠夢晉曰此養物技不過弄杯酒耳何當論詩
我且戲之因更衣爲丐者上丐賈食巳前請曰

謬勞諸君食無以報雖不能句而以狗尾續若何賈大笑曰𤴓亦詩人耶時賈所爲詩有蒼官青士朴握伊尼等語因舉試之則嚮對曰蒼官松也青士竹也朴握兎也伊尼鹿也賈不測始令賡復丐酒連舉大白十數揮毫頃而成百首不謝竟去易維雝陰下令絶跡賈使伺之亡有也乃大駭以爲神仙云夢晉能畫人物高遠有致然惟掩其醉得之莫可搆取

論曰任情肆志之士固禮法之所大絀也然其

人則皆跅䟤磊落非世途齷齪者比史曰應諧似優穢德似隱豈是之流乎雖言行不純猶足以滌除鄙俗矣余是以論次張靈先生也後有張敉幼于者亦狂士顧嗜讀書書無所不丹鉛嬲明寒暑著述不休以結客故盡散其產老不得意益以務誕至于冠紅紗巾生自祭而歌挽歌行乞于市斯幾狂而蕩矣然所著書皆翼經史佐禮樂非漫然者余嘗謁先生于白公石下先生遽易葛巾屏侍妓而後與余揖余乃知先

生之誕固與世牢懵抹擬而托焉者也後竟為怨家所殺

鴻臚寺丞錢公

錢公貴字元抑弘治戊午鄉薦謁選太常典簿時太常方用羽流為卿公上言秩宗之任典司禮樂統和神人不宜以異類參時論韙之嘉靖初論劾中官蕭敬貪饕不法又集王振曹吉祥劉瑾事著三患傳奏上亡何而大禮之議起公因明職掌籩豆之數乘間論列會議禮者皆得

罪公遂乞致仕疏再上進鴻臚丞以歸時公甫艾即所居旁穿冢治木以待盡月舉善族會會必中以禮法或有緩急極力拯之竟忘其家之貧也公學務綜博文詞爾雅既官中朝與應元忠鄒謙之諸先生游始從事于性命而一切文字之學悉見爲支離屏去老退林下益集諸生講明其說所著有易通乾坤纂遺檀天解太常鄒編等書

論曰成弘間吳中士大夫言講學者盖鮮顧以

余所次諸老先生其行事寧愧於學乎錢先生乃攷其鑰矣出慨於朝處範於鄉進退光明取予介如如錢先生乃眞講學也去今數十年而名亦不大著意其人固惇惇闇然不求聞達者哉

徐迪功先生

先生名禎卿字昌國已更昌穀長洲人先生天性穎異家不蓄一書而無所不通自爲諸生則已工詩歌有聲儕偶而其語高者出入齊梁間

又著談藝錄一蔣操觚士爭賞爲帳中秘書旣以乙丑成進士居閒曹益務切磨其學愈古其格亦愈變而上於是中原諸子咸推先生主齊盟名在大梁信陽閒矣即善雖黃者於吳中先達多所譏彈然以先生狎主李何閒不能啁也先生初成進士　上忽使中使問先生與雲閒陸深名後陸選中秘先生弗得授大理寺副以不能其官乞徙近地便養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俄以失囚降國子博士年三十三卒卒時以

後事屬徐子容子容泣先生笑曰常事耳何泣盖惺然而逝

論曰語謂人不可以無年豈其然乎徐先生年僅三十而死而廸功之名則已傳矣先生好談仙又好談道學故王文成公誌先生幾欲當先生師吁此廸功也文成強以爲吾徒北地弇州援以爲吾黨而五金八石冲舉之倫又引以爲吾儕乃究其傳故在廸功集也雕蟲小技乎哉

黄五嶽先生

黃先生省曾字勉之以其經魁南都舉進士不第遂棄去耑攻古人詞規儼六代摹畫宛然大司馬喬公宇時鎮金陵請先生往纂諸山記一日游覽一日著撰登臨嘯咏風藻奕然遂爲南中勝事時王文成公倡道越西先生執贄往見作會稽問道錄以爲門人咸隆頌陟聖而不知公方壓理過恒覗坎途擬滯度迹而不知公隨新酬應了無定景盖自許得王氏玄珠云又自序謂思樹勳常而瞻言百里必有摇敗故不樂

簪組亦愛賓屨而俗化蕩靡惟事淫逸故杜門
交游知饗御有枝腹之分故不營貲產知情態
成狐蜮之觀故不蓄懷較此先生之大槩也先
生每月朔望必陳五經而拜之故有拜五經文
所著有經說易槩奥旨懷賢錄詩言龍鳳等書
子姬水亦亦能詩有韻致

論曰吳人於歌詠絃誦亦其性所近也徵逐奪
之游冶汨之有志者亦往往耗其精於帖括訓
詁之學而没齒録録者衆矣黃先生一舉不第

棄而攻古幾成其家言至今文苑中知有黃勉之氏也亦賴乎不虛其生矣𠉀化蕩靡杜門交游吉哉言乎

中丞朱公

中丞秋崖朱公紈字子純甫生三日遘家難即與其母繫獄陳副使洽菴先生訊其寃稍長爲諸生孤苦自立正德辛巳成進士知景開二州俱以廉戀幹濟稱擢南駕部有大奄侵兵士食者公引法裁之出參江西與柄臣忤因遷四川

威茂兵備以平深溝諸部寇功賜金幣加等歷
廣東左布政使又以勦平獞賊再賜金幣進都
御史撫贛已移撫閩浙是時沿海諸郡姦民稍
與番舶通因緣為奸利而以大姓豪家為主公
拜官請一切從軍典法聽便宜從事詔許之至
視事悉掃諸酬應斥去黃墨殺貪汙者數人日
夜申約束務治通海舶者排根豪右剪[illegible]
貸是時閩粵浙與諸貴人多家於海其[illegible]
在例者比而謀破敗公所為至革巡撫為巡視

稍削其權公聞之怒數上章廷辨語侵執政執政聞之亦不善也公提兵平漳州周安寇捕首虜六百人移師定海屢破島夷焚餘皇幾盡又大破賊于温盤南麂諸洋凡數上捷僅一拜賞而最後悉平佛郎機黑白番船虜其酋及餘衆四百餘有言其爲變者公傳令悉誅其魁言官遂劾公妄殺而削職聽勘之命下矣公清强峭疾惡墨吏大猾如仇讐居恒歎吾家無一錢不公病痔不任獄貿氣不忍訴不任獄即 天

子不欲死我大臣且死我大臣即不死我二粵
豪家必死我我死自決之不授人也每搗椒自
隨而時適有校尉逮朱參政鴻漸公不及問即
仰藥死死三年而海寇大作
論曰朱公有言去外夷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
國萑苻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蓋自公死
而中外搢首不敢復言海禁事比海寇起糜爛
東南者二十年而兩粵士大夫尚囂然謂寇自
朱紈始也夫士大夫以其私奸利事至不難殺

天子幹臣以縱島夷豈其間無一義士哉至于今而釁日益深禍亦益難測矣則安得有亡身徇國如朱公者乎老子云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謂公妄殺非也不可謂公不勇於殺也仰藥而死或符道家忌焉

王雅宜先生　附白陽陳先生

王先生寵字履仁更履吉吳縣人少從蔡羽九逵先生游蔡先生居洞庭林屋性高亢不數入城府先生棲林屋者十年遂窮六經之奧于屈

宋遷固諸書無所不研討爲文駸駸似之詩好建安三謝書法在永興大令間欝然爲三吳望矣已築草堂石湖之陰岡廻徑轉藤竹交蔭每入其室筆硯靜好酒美茶香主人出而揖客則長身玉立姿態秀朗又能爲雅言竟日揮麈都無猥俗恍如閬風玄圃間也時或偃息於巖石之下含醺賦詩倚樹而歌邈然有千載之思先生當御史試輙第一顧赴京兆則不利僅以歲貢太學年四十而卒

論曰余每至石湖登先生采芝之堂御風亭小隱岡未嘗不低徊留之想見其人讀其所遺詩沉欝孤憤每多幽憂失意之感又未始不爲三歎也先生少與其兄涵峰公俱邑諸生而名過之已而涵峰公舉進士官中丞赫然貴重矣今日較之與仲孰多時有陳衜復先生者以布衣有文行聲其大父亦中丞至於今天下故不知陳中丞而惟知白陽山人也 白陽大姚人

給諫貞山先生陸公

陸公粲字子餘一字浚明長洲人資絶穎利六歲聞坐客論史事言漢高帝寬仁大度公曰寬仁大度耶何爲殺韓信醢彭越一坐驚異少長爲諸生治春秋有名既而聯魁其經入中秘凡七試皆首而是時新貴人張桂長翰林公約諸吉士毋往謁謁且不與齒張桂對之當散館公復試第一竟出爲工科給事少師楊公謂曰子自愛經世才也豈區區館職計哉公感激受命三月聞邊警即上言兵事又請開弘文館與博

聞有道之士講論政事優太學舉貢諸生逆與
進士並行法毋徒覓進士毋棄王官及教官材
者遠方二千石以上及行太僕苑馬轉運毋以
不及下考遷調復上四事曰久任使愼考察汰
冗官復制科侃侃言事亡所避時以京朝官典
各省試公得浙江各省錄咸列鎭守內臣名公
獨削去之二司監臨固請弗得也已還朝適法
司與廠衛獄互異　上右廠衛至爲斥臺長淚
公力信其不可　上怒下詔獄踰月杖而釋之

時張與桂方張甚公極論其奸并及諸要人夜草疏兒嘯于庭公大言曰我男子死耳疏不可已嘯乃寂詰旦疏入自分必死乃得旨罷二相都下哄然爭欲一識陛給事至擁馬足不得行俄而霍詹事韜以蜚語閗謂公之疏揚公主之上怒遽召張還政府下公詔獄謫矣公自都勻驛丞遷永新令平宛獄擒劇盜杖殺土豪左鐸數世爲民患者他惠政不可勝紀士民咸歌舞之公念中朝諸權要相中無已時且母老遂上

書乞致仕即日歸歸凡十八年不通朝臣一字中外交薦亡慮數十疏皆報聞而最後有以名薦公者公鄙其人乃曰吾結髮立志不幸乃為匪人所汙盜鍵門讀書聲琅琅達戶外臺臣郡邑罕覩其面而或里中有不平及刑法冤濫事輒慷慨論列鬚髯盡張不達其志不已事毋極孝毋篤老多戚戚公因選聲伎娛之毋死一日盡出其歌姬十餘人而公竟以哀毀不踰年沒矣年僅五十有八病且革顧其友笑曰丈夫當

馬鬣裹尸待盡牖下爲兒女子所笑言訖而逝公爲文精整有裁碑志傳誄非其人不輕諾諸亦不輕濫一語盡讀其文想見其方嚴子延枝樸實能讀父書

論曰吳中曩時之爲諫大夫者如此蓋當公時分宜相甫禮部侍郎有時譽云而公疏斥其姦驗於十餘年後若券也斯豈僅以意氣激昂者耶公諸生時受知王文恪公已筮仕尤爲少師楊公所許公歲時畫像謁之拜且泣曰吾何以

報知已也夫士之重知已如是哉如陸公斯足以報矣

世學憲袁先生

袁先生袠字永之吳縣人七歲賦詩有奇語十五試應天即馳聲場屋中乙酉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時永嘉爲學士讀先生卷欲首薦同事者惡其攬權抑置二甲改翰林庶吉士永嘉亟言於先生欲見德而先生不謝亦不報謁乃容言於上謂諸吉士皆少年浮薄非大器悉左

之出先生刑部巳調兵部亡何司署不儆於火有郎當夕干掫以事不往倩先生代比火作郎且獲罪先生挺身獨承其辜所司密受意旨謂故縱火謀爲奸利當斬鍛鍊久之無所得乃減死戍湖州衛巳用例赦歸起南兵部僉臬視廣西學政駸駸顯矣而廣西自韓襄毅公後二司謁督府皆庭跽先生不可遂拂衣歸方先生自翰林出司刑曹即以明法自任巳司武選益務搜剔不以顯嚇爲意旣盛年林居築列岫樓於

横塘俯臨湖山之勝袪篋讀書群經子史無不該覧所著撰咸足爲世用年僅四十六而卒子尊尼亦爲憲臣視學政以詩文世其家

論曰余讀先生世緯二十篇其於經濟大略盖鑿鑿乎詳言之矣即古所稱賈生鼂大夫何加焉與時齟齬不稍施行又盛年奄棄如所著皇明獻實吳先賢傳諸書皆未及勒成而沒爲可惜耳是時吳中父子兄弟皆能文者推袁氏皇甫氏然袁先生子魯望學憲以氣誼聞晚第進

士不肯受知首輔力謝中秘乞官南曹其風致

皎乃尤足述矣

王吏部先生

西室先生名彀祥字祿之長洲人家世名醫先

生始讀書性頴敏美姿容善書畫屬古文詞嘉

靖己丑成進士改庶吉士踰月而解就甲資得

工部郎轉吏部代郎中司選事時太宰鋐陰陽

倒置先生堅持法不肯阿因數與忤意忽忽不

樂念母老乞歸養而其兄故在尚書用例格先

生謫倅眞定遂歸養母者幾三十年持身峻潔不妄交一人手録古文籍至數百千卷咸精好不忍觸手以詞翰徵者不輒應杜門却掃焚香而坐一室之内琳瑯金薤謐如也歐寧李公爲太宰奏起之先生不赴最後徐文貞當國起補南選部謂旦夕且列九卿復不赴或勸駕者先生笑曰豈有青年解綬白首彈冠者乎竟終老田間卒年六十七

論曰郡守蔡公盖嘗表公所居里爲清德云余

髯時嘗儆居先生讀書處披其室如見其人尾屋三間清風猶脩然襲人也當先生居選部銳然有澄清之志假令得當大吏無所齟齬建白可勝道哉枘鑿不入拂衣歸林丈夫顯晦豈繫一身事矣余毎見司選者和柔自媚苟幸无咎皇皇以自全其逝遷卒亦不愬於卿寺也夫吳中卿寺何限而王先生竟以一倅不朽矣有志者將焉取哉

陸尚寶五湖先生

陸先生師道字子傳長洲人弱冠舉于鄉又七年戊戌成進士太傅李文康公閱先生卷絕賞之閣下盛傳陸某卷文章賈董筆法鍾王已擬上第一人而首臣欲識之使人邀致邸中者再固謝弗肯往遂置次甲拜都水主事久之改儀部入直內閣制敕首臣必欲羅致門下公弗屑以母老乞歸時年未三十也歸凡十四年養母備至撫同母弟極其友愛母卒以孝廉聞使者交薦之又十年起祠部郎遷尚寶少卿嘗一

奉使秦遍歷關中形勝秦王習聞先生名饗以厚幣謝弗納還署司篆復請告歸尋病痱病六年年六十四而卒先生長身玉立美鬚眉仕宦垂四十年立朝不滿一考予告之日杜門讀書師事先待詔刻意爲文章及書畫皆入能品居平不妄交游監司守相莫識其面自奉詔起始通賓客爲具享郡大夫至稍後遽徹席什燎以酒饌與鄉老相勞巳遂闔門不爲應客矣將赴闕久之不能治裝齎其居以往歸遂無一椽子

士仁敦朴有古風而女適趙顧光者博學能文
備婦德世所稱趙大家者也
論曰當陸先生射策奏最既已擬第一矣而柄
臣以禮請見也即一往豈遂喪其生平哉先生
則毅然弗屑也先生弗往僅失一第一耳三載
遄得之斯其人何有至今聞陸先生遺事有志
者乃肅然雅拜矣趣操又安可不素定耶先生
少嘗受經王祿之吏部仕俱非久俱雲卧中林
俱以清風高節稱儀鴻威鳳于當世嗚呼休哉

隆池彭翁

外大父隆池翁年字孔加長洲人父昉以名進士令新會不能其官輒罷罷不能其家家益落翁少而頴異新會公即以酒沃之日飲酒而已即讀書貴復作而父何益翁遂不受舉子程業日取六經諸子史兩漢古金石言讀之讀且遍爲文章工詳腴尤長記傳頌誄詩大抵宗盛唐旁及香山郢州精法書宗魯公率更行體翩翩眉山矣既喪新會公則廢箸而供喪葬毀骨立

郡守南充王公察翁孝廉上視學御史幣聘翁入郡庠而蕨廩之巳又檄翁應試翁為一之南都登鍾山望大江而返卒不請廩曰是升斗粟天子所養士以需異日用者吾安得食之亡何竟請於後御史以免翁雖貧所交皆賢豪長者然不肯一言干乞玉立秀爽善酒德益醉益恂恂溫恭長者口不挂人臧否故相夏文愍公聘翁記室謝弗就分宜罷相以身後托翁裹百金褎為聘亦謝弗就年六十有二而卒方翁之卒

也能預爲日至日炷香以測晷且盡曰未也更炷至半曰是矣遂脩然而逝

論曰先君子爲不肖言翁趣操甚潔曰如翁者乃足以愧夫世之充隱者矣翁旣謝儒衣冠而亦不爲居士服曰吾安能甲時吾不及時且吾敢倍實而冒此名哉邦君守相有式廬無報謁也四方道要者戶外轍跡恒滿而不數數見傀遺雖斗升粟非文字交即峻辭若浼盖竟以貧死矣嗚呼若曩時之稱山人者如此夫

方伯陳公

方伯雨泉公鎏字子兼世爲吳人少有大度嘗遇巨蛇起坐側弗驚一夕盜入室取其衾亦弗動家人旦而詰之曰夜半落盜手矣甲午以易魁於鄉戊戌成進士授工部榷荆川木一年謝不登而尚書察公廉亡能難也累遷臬副視四川學政公校諸生文藝即付郡邑庠不問某甲乙有無知名士以故居間自絕而所拔士貴而造公廬或以書贄謝者公輒曰嚮者吾知君寔

不知為君今者君知我我又不知為何君也分
守湖南一案而出大辟五人裁武岡諸王之亂
政者已遷河南其御史倨甚公故褒衣緩行又
中褻係解御史怒則笑曰吾豈故欲中褻係解
耶而怒爲乃竟爲所論歸歸久之起家雲南巳
遷蜀自叅政按察使以至布政咸不離蜀所蒞
輒有聲署數篆皆理治軍軍治人益異公文吏
有開濟才旦夕望公開府而公年六十三乞休
矣歸又七年而卒公爲人坦易不設城府中實

耿介初爲臬使有倅餽甖蜜而中金呼詰之對曰單食羨也公不受即笭前使何其不上羨則笭後使何公斥出之後署藩篆餉羨萬金悉歸庫笄庫者以例請公怒曰若知取羨例也不知不取羨吾例耶餘奉悉給族黨歸田不能容只[illegible]賸中堂廣袤丈許榜曰巳寬豁如也嘗有客過公公留飲顧問中厨鮭菜幾何荅無之復問甕中酒幾何則恥久矣相持大笑因過鄰舍飲[illegible]自其居里中里中豪椎牛饗公謝不時赴間[illegible]

故舊或僧寮道人合濁醪麤備諧笑亡已[illegible]
戶僅中上奕不登品而觴則觴奕則奕意[illegible]
餘懽善行草尤工榜署書詩文亦洒洒願[illegible]
甚注思大要以眞率勝人也

論曰當時名能任眞者先王父國博府君[illegible]
陳公矣夫世所爲矯情以自飾外堂堂而中[illegible]
如者亦爲名位計耳陳公之率也乃雨泉名到
于今官亦階二品矣公大王父直道先生以剛
勁開公頎寬然長者乃其中耿介內行嚴潔孰

謂祖孫不相及耶朴士見文文士見政公淵乎
不可窺矣

張孝廉先生　　附周汝宗

張敬堂先生基字德載吳縣人庚子舉應天薦
薦而例得坊金百一日散之親族畧盡當會試
有顯者與先生善欲爲道地先生咄曰立身一
敗尚欲何爲哉竟弗應歸屬疾久困醫藥間恍
然若有懲者遂究心爲巳之學病亦自愈屬當
試而聞其父訃哭絕乃蘇巳服除復當試有善

相人者謂而骨法當上第而色有阻者何也先生念父没大母且耄遂逡巡其行亡何大母死已而其婦亦死先生乃歎曰毋老矣誰與朝夕耶自是步武不忍離屏去冠服爲野人裝治一室甚潔扁曰愛日以居毋手擇果實浣蔬茹嘗而薦之湯粥滫瀡非親調不進也於書無所不窺而尤邃于經術多所箋纂晩而稔之身心融融如矣顧其持敬日益甚自檢日益微密奉母外足不踰戶婦亡不更娶旁無姬侍食不兼寢

恒不勝席也歲大祲有米數百斛悉以賑饑者而屬軍興族皆役先生歎曰吾何忍獨以例免而煩族之老弱爲請於官毀家以紓之自是産若削矣先生攻內學體氣益充忽一日顧其子曰何日當出行吾且行遂爲日期之子大駭而至期一夕候毋安者十餘昧爽趺坐頻誦一念不生項而目微上指瞑矣几上手書數行則皆身後奉養事也年五十有九先生嘗銘坐右曰勿展無益身心之書勿吐無益身心之語勿近

無益身心之人勿涉無益身心之境羅文恭公以爲四勿翼云

論曰此真孝廉也哉雖天性純粹乃其得於學植者深矣先生之學蓋自主敬入也敬則靜而虛明湛然至德凝矣後先生六十年而舉于鄉者爲周汝宗氏汝宗名胤昌本施姓其人篤實有隱操能無慚孝廉名也踰壯而死惜乎其未究於學也然猶足以襟領人倫矣

憲副冰崖金公

金公世龍字孟陽長洲人嘉靖辛丑成進士歸
乘車蓋誤觸里人即下車請罪後遂徒步終身
歷官憲副所在皆以廉謹聞自謂早登第有官
守不得精研六經之旨因乞致仕歸歸而家無
一椽下榻蕭寺閉戸攻苦不交一客考索經文
奥旨而精思之窮日夜不厭日食糕糜一二片
腐湯一杯而已給事蒼頭都無一人蕭然如苦
行僧焉有邑宰不知公名責以踐更公即倩人
往踐更宰後聞大慙亟叩門請罪弗應也而郡

守王公者雅慕公三造請公廬公曰是不可爲泄柳矣假衣冠而進之語及刑政得失又亹亹其中窾也王公退而歎曰吾始欽金先生清德足爲鴻羽不知其經緯條暢又龍變如此年八十四乃没没時謂其子曰我雖貧生平不假人一錢惟張纫于書一篋讀覽未遍猶在床頭可亟返之所著有六經字原三十卷又有預約以敕子孫皆眞實語

論曰余讀金先生遺書未嘗不歎其有餘味也

曰爲子孫一再傳計而不能保者人咸憫之爲子孫千萬年計而不能保者人咸笑之又曰好利之害不過風俗卑下而已好名之害以似作眞不壞天下不止其論儀禮則曰東周文勝儒者綴拾成案爲書多一儀文奪一眞心全是儀文全無眞心矣讀其書想見其人淸眞之風猶顯然披拂也夫有志之士淸非難也而眞爲難眞則精神流溢篤實而光輝矣以金先生之苦節深經術没三十年子孫貧莫爲表章鄉賢之

祀鉄如也觀風使者安在乎

錢叔寶陸叔平兩先生　附蔣翁子健

叔寶先生㲉其字叔寶世爲吳人先生少孤能自厲讀書家貧無所得書游先太史門日取架上緗帙讀之且遍復以其餘能習繪事心通神解超入逸品於是聲日益起戶屨時時滿顧先生愈不爲家家愈貧先太史過而題其室曰懸磬先生笑曰吾志哉而其嗜讀書日益甚手錄古文金石書幾數千卷校讐至丙夜不休所纂

而卒子治中君一鴉慈而貧至不能具饘粥以
死故公没而志誄碑傳都無可考莫從覈其生
平行事也不肖第聞之先君子云公爲諸生赴
儕偶文會第攜餅餌數事就僧廬啜茗飲一杯
强與會食則不可曰吾貧生不能與諸君往還
相酬日溷諸君吾且不敢厠末席耳爲給事嘗
糾銓司詞林各一人皆權相幕客又時時語侵
太宰以是出之建寧其自太常歸里借榻道院
中繙閱經史性能飲啖日惟蔬茹而已不能具

一肉食以爲常至長南臺又能明御史之直言即忤旨不問盖清操肅穆與海忠介公一時相望於南都至今南都語袁安節公雖婦稚能頌其廉而賢士大夫相率欽其節憐其貧無後幾謂廉吏不可爲也公夫人没二十餘年不能襄窀穸巡撫臨川周公爲具金檄葬之

論曰余童子時猶及一見公公踈眉方瞳端茂而豐下盖望而知其長者鉅人也敦薄廉頑百世模楷矣周撫公之檄有曰生有拔葵之操死

無負薪之子一丘慘澹誰與優孟之歌孤櫬蕭條久遲脫驂之誼澤未衰於五世蒐空望於九京覽其詞使人惻然心折也嗟夫今之爲大吏者日夜輦金帛而之要津耳誰能郵遺清澤枯骨以爲士風激勸者如臨川公即有意近名亦惡可訾議哉

封大夫吳德園先生

吳先生尚儉字恭先尚書文端公孫叅知子孝公子也家世貴顯先生幼即清約無聲色紛華

之好嗜讀書一目八行俱下未弱冠已騰聲秇苑間顧累試不利後以年資貢太學再試再不利而先生倦矣時則長子安國已成進士先生遂屏世務杜門一室日益讀書吳習子既貴則封公乘軒車出入呵殿平頭奴子從衡里閭中亡敢問日居閒造請邦君大夫每當鄉飲則遜賓賓筵以爲是三達尊也先生恥之自進士公始爲令爲臬副爲藩叅皆封先生如其官章服愈貴重矣先生沒身却弗御也監司守相即知

先生賢而請見者𢘓弗一見去亦無所報謝也吳氏家門鼎盛田園邸第甲乙吳中當叅知公没而析箸先生獨取郊外一廛蕭然庳隘僅庇風雨展經史滿其中晰夕哦咏不問家人產幾何里中有何事客到門幾人即客戚至友自先君外竟罕窺其面矣先生敦篤嗜義有友胡君且死以妻子屬先生先生即以女妻其子子貧甚養之終身事兄恭謹無與比撫恤諸弟妹親黨甚至所著有經學考子史纂言又以陳壽帝

魏謬於正統定其書爲續後漢云吁此僅足以見先生槩也年七十四而卒

論曰吳先生盖以封大夫爲恥矣猶稱封大夫者明如吳先生乃無負　天子之譽命也顧不爲封大夫者又曷足稱吳先生哉夫先生挾材不一售以老然而礪俗敦鄙動足模楷語曰鴻蜚冥冥弋者何慕焉及其漸陸儀可用羽則吳之嗣叔度而追紫芝者必先生也夫必先生也夫

世隱君顧子武先生

隱君祖辰其字子武世居吳之臨頓里當弘治戊午有舉於鄉宰樂安於潛二邑者為顧榮甫公蘭有地數弓種竹木成林結椽三楹署曰春潛隱其中二十餘年清風穆如也春潛公沒而子德育字克成者居之克承尤好讀書家貧無所得書則手自抄錄手所錄書幾百千卷自號曰少潛少潛公沒而子武復仍其武是時春潛小圃已屬他人獨存老屋三間破榻竹几淨無

纖塵蒲團茗椀相對靜好庭中古松一株雜花數本苔痕滿堦景色幽茂所居雖闤闠中荊扉晝掩寂然空山披其室見其人如深壑幽巖忽遇靜衲令人神骨泠然遂欲遺世不知門外風塵之暗也焚香掃地翛然自得閒作小詩及書不必甚工自娛而已布衣雖敝必潔巾舄楚楚居恒未嘗妄過一人或風日清美則偕先君子小步蕭寺中其所識僧徒必皆明窻拭几以花香作佛事者午而往晝申而還雖至密友如先

君不輒肯一飯也優游閒靖者七十四年而卒令人至今有餘思云

論曰顧氏自樂安君以及子武先生蓋三世號隱德焉然名稱不稍彰徹何哉傳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假令先生不習先君子余竟無從物色先生於吳趨閭閻中也臨頓爲陸魯望所居鬭鴨欄蕉園遺址猶在顧先生世居其里差不俗矣然使後有君子品第三隱則身名俱沉如子武若且置何一等乎

徵君國子博士王先生

王先生敬臣字以道學者稱少湖先生陽湖祭知王公庭子也世占吳中儒籍陽湖公以進士起家有經世志時事一不當意即挂冠歸耿介自守與先太史王吏部陸尚寶諸賢游從甚洽時稱名大夫先生甫十齡值時序清明書几曰天何以清人何以濁天何以明人何以昏宿儒皆驚異焉陽湖公里居三十餘年所以娛侍者百端備極色養比老時得瞀眩疾先生卧榻下

衣不解微聞謦欬聲躍起視安否公每出歸舍
則迎於門風雨迎於途手調養老諸藥餌而進
之其事繼母郁安人如事父郁安人性卞急臧
獲稍拂意即洸潰擊牀毀器先生跽而解不得
蒲伏戸外項之日且旦矣久而郁安人格其誠
竟蒸蒸豫也歲甲子天台耿公察先生純孝俾
越次超貢强之入試以親老不行而唯以坊金
分貽族屬先生嘗謂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
躬行故遇人多杜口不談自見耿公謂聖賢無

獨成之學由是以槖籥後進爲事然其學惟愼獨爲本而指親長之際袵席之間爲愼獨之本尤以標立門戶爲戒曰眼界不高不足以達神化胸襟不大不足以侔天地骨格不堅不足以議擔當於是學者咸知有的矣後以臺臣交薦授國子博士不赴年八十五而卒

論曰余以通家子時時得侍王先生云其言皆庸德庸行無新語高論可喜也而德容熏然使人虒皇而不能舍憶余初登鄉書見先生先生

老矣握余手曰子名家少年厚自韜斂猶恐其露何遽梓其文以行名心一毫不盡則實心一毫不篤余盖至今味其言有餘愧也夫吳人之不講於學也久矣或有講者縱橫馳驟聞者傾折顧睨其名實或不能相中更令人疑而諱且謗也夫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玉先生之講學也則有不信焉者哉

壬辰仲春冢孫燮百拜

重校鋟于竺塢山堂